

第四十一章



引得丝长易别离

流光如箭，闲闲散散过了几天，日子悄无声息地像雪花一样片片凋零，安静至极，幽幽来去无声，又匆匆殆尽。

于此期间，从雁曾上门寻过梧莫一回。只一回，梧莫亦避而不见。因为梧莫的深仇大恨，一丁点不想牵扯从雁。而从雁也非省油的灯，若是她纠葛其中，指不定会坏了自己的事。

几日闲淡，樊谦那儿未传来一点消息。梧莫日日伏在窗边看雪，看累了便缩回屋子里，听宜桃唠叨一些琐事，顺口说些闲话。

有时，梧莫会惦记着樊谦，那清朗疏爽的男子现下正在做何事，是得空抄写那些诗词，还是调兵遣将于都城？想着想着，梧莫便从小屉里拿出一支檀香木簪。这是樊谦留给她唯一的東西，当时忘了还他，便悄悄留了下来。

其实，若不是心头还记得那些国仇家恨，若不是为了复仇，这样宁静的日子已是天赐的祥和了，她知足。

可惜，这样的时日若再多几日，便好了。

梧莫见过炽磐之后的第五日，宫中掌事太监找到梧莫，交给她一样东西，说是陛下指明要亲自给她的。那东西一入手，梧莫便惊愕至极。

一支发簪——流云檀香木簪，这是樊谦常用的簪子，她简直不能再熟悉了。

梧莫不顾宜桃劝阻，急匆匆奔至福珑宫，跪在殿外请求面圣。

厚厚白雪覆盖了福珑宫门前的雕花石砖，龙头柱凛然立在四周，入眼是一望无际的白，森冷可怕。她欲硬闯，却皆被门外的掌事太监给拦了回去。

掌事太监扶她起身，露出为难的神情，道：“皇后娘娘，陛下托老奴将那器物交给您时，就下了命令——十日内必不见娘娘的面儿。今日，您就是在福珑宫跪坏了身子骨，也见不成。皇后娘娘，您还是回宫去吧。”

梧莫原是仰头看着那朱门，此刻转过头看那老太监，心中既惊又忧。听老太监这般说，自知跪在福珑宫亦是无济于事，不如亲自去打探打探消息。

既然如此，她只好拍了拍膝上的雪，将身子站直，道：“谢公公指点，本宫这就回宫。”说罢，她便转身离去，步履匆忙，似有心事。

殊不知，背后掌事太监神秘一笑，随即转身进殿，向炽磐禀报去了。待那掌事太监离开后，炽磐顿了顿，弹了个不重不轻的响指，福珑宫本就极为壮阔，此刻，梁后嗖嗖跳出几个穿着银丝黑袍子的暗卫来。

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炽磐方才好转，听闻此消息，整个人都虚弱至极，微微喘着气，手暗暗攥成拳头，生硬地撑着床榻，道：“听见了吗？给朕盯着皇后，若有异样，莫要动手，及时回来禀报。”

领头的暗卫跪地垂首，一行人齐齐抱拳而答：“是！”

无人知晓，除了樊谦擅养暗卫，炽磐亦暗中养着许多暗卫，而这些暗卫，乃是复秦时与他并肩作战打江山的兄弟，炽磐不忍见他们受封受赏后遭人诟病致死，让他们做了自己的暗卫。

这些暗卫，皆身经百战，可为秦国强大不惜性命。樊谦的暗卫能一个时辰内取人首级，那么炽磐的暗卫，便能一个时辰内取樊谦暗卫的首级。

如今，炽磐遣他们去监视梧莫，实属大材小用。

既是炽磐的旨意，任谁都不能不从。

雪天是最不便跟踪人迹的时候，乃因雪地总会留下人的足迹，若是被发现了，行迹暴露，便是任务失败。故此，那些暗卫个个飞檐走壁，从瓦梁上踏着足走，悄无声息。而梧莫，毫无察觉。

梧莫回到小筑，将屋子翻了一遍，从书柜格子屉里抽出一个细小的墨色海棠花匣子，仔仔细细地打开，其中安静地躺着一支簪子——从王府带回来的那支檀香木簪。

宜桃伴她身旁，不觉道：“娘娘，今日……”

梧莫忽然捂住她的嘴，嘘。

她眼扫两边，又紧张地环顾一圈，虽并未发现任何窃窃耳目，但仍是悬着心。果然，覆了白雪的瓦上，暗卫正附耳倾听，此刻倏忽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

梧莫压低嗓音，悄悄贴在宜桃耳畔，道：“莫问话，我也不知今日究竟出了何事，只怕是樊谦王爷遭殃了。陛下托人送了我这支簪子。”她伸手指了指梳妆台上的檀香木簪，与手中拿着的檀香木簪一模一样，“我从王府带回一支，与樊谦王爷用的乃是一样的东西。恐怕陛下发现了什么……”

宜桃闻声，慢慢睁大眼睛，连着嘴巴亦不由得张开，惊愕地捂住嘴，紧紧盯着梧莫看了半晌，才回过神来：“娘娘，这事陛下怎晓得？”

梧莫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青乌色的眉头蹙起来，极为忧愁：“我也不知。我与樊谦王爷素来清清白白，虽两人前些日子相处过，然并无任何乱伦之事。如今，陛下送我此簪，恐怕是借此告诫我与樊谦的事。只是，暂且不知炽馨心中所想。”

“娘娘，您怎敢与樊谦王爷……这，这可是大罪呀！”宜桃几欲喊出声来。

梧莫素来圣眷优渥，此刻却心有余悸。到底是牵扯到风败俗的闲话，若是让她辩解，她心中确实有所念头，一时间也撒不得谎。骗得了旁人，骗不过自己。单薄弱女子，要的是安稳度日，要的是关心爱护，而非与不珍惜自己的男子共度余生。可是，闲言碎语负背若山重，其中骇人之意，恐怕不只是丧命这般简单。

梧莫打断宜桃的话，直逼问道：“现下，你可听说了樊谦王爷的消息？任何消息都要说给我听！”

宜桃慌了神，愣了半晌，才焦急答：“宜桃日日伴在娘娘身边，哪里知道樊谦王爷的事！倒是阮福与兵将之间有些交集，我去寻他问一问，或许能问来些许消息！”

梧莫焦心不已，这腹背受敌的险境让她坐立难安。一念之差，可能让自己殒命，亦可叫樊谦殒命！她急急推着宜桃出门：“那你快些去问，当心途中耳目，回来再报！”

宜桃咬咬牙，闷头应下：“好，宜桃这就去问，娘娘安心待在屋中，宜桃去去就回。”她出门时，刻意左右望了望，未瞧见任何人在此，才裹着披风往外走去，一行脚印留在白雪之中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黧黑瓦片被暗卫踩得碎响不断，然此声不足以惊动旁人。几个人悄悄跟着宜桃，见她往侍卫部走去，立即派一人回福珑宫禀报，其他人继续监视着。

宜桃奔走了好一段路，才从一群侍卫当中寻到阮福，忙引他到一旁幽径，急急地发问：“皇后娘娘有事找你问问。你可知樊谦王爷的消息，近来樊谦王爷可出了何事，你可知晓？”

阮福一脸茫然，片刻回过神，才道：“前两日一早，陛下曾派一行人捉拿樊谦王爷回宫，现下他正在刑部受审呢，不知是因何事捉拿他，只知此事相当严峻，似乎关在最严密的地牢之中。怎么？皇后娘娘问樊谦王爷作甚？王爷与宫中之人交际淡薄，都无人在意此事，至今唯独你来问我，旁人几快忘却了。”

“啊？”闻阮福这样说，宜桃的脑海一阵眩晕，只觉得眼前景象沉浮不定，万事都恍然起来，简直跌跌撞撞地不能直立。

阮福扶住她的胳膊，心中一紧，问她：“怎么了？皇后娘娘出事了？”

宜桃的手臂被他托得一阵暖意，与冬风之寒对比鲜明。她未来得及答话，远处便有人来唤阮福：“侍卫长，行军列队巡逻的时辰到啦！”

阮福嘴角肌肉一绷，低头看了看宜桃，只见她兀自揉了揉鬓角，轻声细语道：“没，没有，皇后娘娘没事。只是今日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和旁人提起！今日，就当咱们未见过面。我得回去禀报皇后娘娘，改日再来见你！”

阮福眉角全是心疼与不舍，眸中含着别离伤情的神色：“宜桃姑娘慢走，雪地路滑，小心跌了身子。”

她走远了几步，双脚没进雪地里，转身朝立在原地的阮福挥手一笑：“嗯，我去了。”

风雪飘过一阵子，宜桃离开了，“带着”藏在瓦上的暗卫随她回宫见梧蓂。她回屋时，梧蓂抵唇坐在小姐椅上，满脸忧色，手捧着茶盏，却始终未饮下一口。

“娘娘。”宜桃站在门口。

梧蓂赶紧牵着宜桃进屋，掸去她肩上盛着的落雪，匆匆道：“你回来啦，有樊谦王爷的消息吗？阮福是怎么说的？”

宜桃慢慢低垂下脑袋，默默不语。

梧蓂心头一冷，脑海中似有什么迅速旋转了一圈，她勉强稳住情绪，冷静道：“说吧，我受得住。”

宜桃再抬起头时，眼中神色很是奇怪，似伤感又似愤怒不解，道：“娘娘，他说樊谦王爷被陛下打入大狱了，那是最严密的地牢，不知是犯了什么罪……”

梧莫身子一虚，弱弱地倒在小姐椅上。“娘娘，娘娘您没事吧？”宜桃赶忙扶住她，手刚伸出半截来，便被梧莫那双目失神的眼睛吓退了回去。

梧莫呢喃着宜桃的话：“樊谦入狱了，樊谦入狱了。”声音带着不可置信的滋味，似乎是质问着宜桃，又似反复告诉自己相信事实。

樊谦当真入狱了，炽磐会将他怎样？无人知晓。他既然抓他入狱，便做好了撕破脸皮的准备，皇族之间，亲缘本就是最淡薄的东西，除非是自己的孩儿，除此以外，兄弟姐妹，皆可视作蝼蚁论处。

梧莫首先想到的，不是复仇失败，而是樊谦该遭罪了，心中竟是舍不得他遭罪的念头。这念头来得不知不觉，当她反应过来时，梳妆台上摆着两支一模一样的檀香木簪，刺入她的眼。

“娘娘，如今咱们如何是好？”

宜桃发问，但梧莫亦不知如何回答，愣坐在小姐椅上，身姿几乎固化成石。

沉默很久之后，梧莫突然开口：“我想去看看他……”

宜桃惊得几欲跳起来：“娘娘是疯了吗？地牢岂是娘娘想去便能去的？原本就与樊谦王爷无任何牵扯，您这一去，岂不是瓜田李下，不打自招吗？到时候非但救不出樊谦王爷，就连娘娘自己，也得搭了进去！”

雪夜闻风乱，竹影枝横断。

梧莫孤零零地倚在小姐椅上，目光无神，手劲儿也松散了，握着的茶盏一下子跌在地上，啪的一声碎成无数瓷片，一瓣一瓣，茶水浸润地砖，还冒着热腾腾的雾气，却宛若雪花般森冷。

宜桃弯下身子，伏在她身边，劝道：“娘娘，娘娘别慌！咱们想想法子，定有法子救出樊谦王爷的，一定有的！”

梧莫顿了顿，连涩涩的笑也未能露出来，欲哭无泪，慢吞吞地失神道：“再没法子了，是陛下带走的人，怎会轻易放出来？不会放樊谦出来了，以陛下的性子，绝不会的。”

宜桃见她欲哭的模样，自己先忍不住哭出声来，抱着梧莫的膝，艰涩地劝道：“娘娘别说这些丧气话，您再这般说，咱们真的连一点法子也没有了！”

瓦上暗卫闻声，将梧莫的话仔仔细细记入脑海之中，便悄悄退下瓦檐，回福

珑宫去。最后，梧莫只浅浅落下一句无力的话：“莫说了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
此话传入炽磐耳中，意思便是梧莫无辜，只是樊谦有意牵扯梧莫。当初，梧莫由樊谦遣人送回宫后，炽磐便派人私底下监视着樊谦。不出所料，在樊谦连夜往城外奔去的时候，半路便被捉拿回宫，审也未审，就把他软禁起来。

那时候，炽磐的病还未痊愈，照旧是病恹恹的模样，幸好太医院的药材用得足，又对症下药，虽是病来如山倒，但医治起来亦不难，用了几日药膳，眼见着越来越好。

身子骨好得差不多时，他抽空往梧莫居处去过一回，远远便瞧见她倚在窗台边，手里把玩着一支簪子，定睛细看，是再熟悉不过的流云檀香木簪，宫中唯有樊谦喜用此簪，他是知道的。

那一刻，炽磐一句话未说，连门也未进，静默立了一会儿，仅见梧莫把玩着那支簪子，左瞧右看，嘴角还牵着笑意，那么纯真灿烂，连他至门外都不曾留心。炽磐冷下心来，趁着大雪纷飞转身回了福珑宫，当场下令把樊谦押入大牢。他的心中，幽幽荡漾着一句话：朕的莫儿，永远是朕的，轮不到樊谦来求索。

从樊谦被捉回宫中再押至大牢，炽磐见也未见。如今，炽磐再从暗卫口中听闻这些消息，反倒是舒了一口气，心中的悬石落地，幸而，不是梧莫与樊谦有瓜葛，若不然，他想留梧莫的性命，也留不成了。

等到如今，炽磐才肯派人调查，只须彻查樊谦即可，不必牵累梧莫。

当夜，雪漫天地间，梧莫浑浑噩噩地睡过去，榻上冰冷，她满脑子梦见的全是樊谦。

浑浑噩噩之中，不知惊醒了多少回，醒来冷汗一身，连鬓角也濡湿了。冷，彻骨地冷，森冷侵入骨髓，随血液流动，像冰碴子割破全身。

等到寅时，天方才微微亮，日头尚未露出，于远方山后藏着，本就是冬日，天亮得格外晚。透过并蒂莲花纹的窗格，往外看去，仍是灰蒙蒙的一片。梧莫凝神细看了一会儿，眼前唯有乌黑与清明的一丝夹缝，如她置身处境般艰难，每每想到这儿，她便替樊谦心疼。

如今她安稳在榻，而樊谦身居地牢，秦国纪法严明，不若南凉时可以求情，再来，此事是炽磐亲自下令，若是前去求情，又该以何种身份面对炽磐？堂堂秦国皇后替一个小王爷求情，岂不是自找苦吃？一些事本就见不得光，若是再被此事一激，恐怕连自己的地位也难保！

可是，任梧蓁再如何翻来覆去地思量，夜空不会因她喜光而明，樊谦更不会因她心疼而被释放。但她的愧疚与愤怒已经满溢，当下失去樊谦，也就失去了难得的复仇机会。

再惦记起与樊谦一同生活的时光，似比和炽磐在南凉时更叫人动心。思来想去，当初炽磐便未曾待她如何好，大多是口上说说罢了，而樊谦不同，就连看梧蓁的眼神，也是盈盈发亮的，像盛了一池西湖水，那样温柔熨帖，是由心发出的，更炽热，更让人相信。

而如今，樊谦还情愿为她而死。

可是炽磐，反倒是成日想取南凉人的性命。

梧蓁静静躺在榻上，厚重的棉被覆盖身躯，周围紫纱帐帘披散下来，于微风之中一摇一摆，让她不禁想起那日自杀的情景。

想当时真是傻，若在王府死了，必然连累樊谦受罪，可自己当初却一丁点也未顾及，倒是樊谦恰巧救下自己一条性命……如今，若是樊谦死了，炽磐当真是不可原谅！

念及至此，梧蓁翻身起榻，一手撩起隔风纱幔，便有一股凉风夹杂着雪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她倏忽打了个激灵。

梧蓁一边伸手穿着一双短靴，一边口中呢喃道：“我得去看看他。”说罢，她双脚蹬了蹬，套进靴子里，新送来的冬靴倒是暖和，厚实极了，又很是合脚。

可是未等她出门，只推开半点门扉，便瞧见屋外头橘红色的灯光一闪而过。再定睛细看，原来是屋外头来了巡逻的侍卫，一个个挑着灯笼守在屋外。

说来也是好笑，从雁欲烧死梧蓁，反倒是阴差阳错护她周全了。

只是如今，梧蓁真的笑不出声来。

梧蓁透过门缝，盯着门口侍卫看了好久，终于见他们巡逻完毕后离开，星辰似的点点火光渐行渐远，她这才从屏风后取出狐裘披风，轻轻掸了掸领上的保暖狐毛，披上便出门去了。

路上照旧是风雪载途，天欲亮未亮的皇宫灰蒙蒙的，像罩着纱幔的榻。广阔无垠的天空泛着深碧的幽蓝光亮，梁檐四四方方地蔓延至尽头。巷中雪地深深浅浅，积雪被宫婢扫到一旁去了，入目无翠色，唯有开阔巷中的一条小径，供人步行。可是这夜深露重，清扫过的地面却结了冰，时而脚下滑一下，身子便猛地一僵，将梧蓁吓得不经。

如此跌跌撞撞行至宫中牢狱门外，梧莫一仰首，便见门前那牌匾高悬，墨色大字兀自透着凄凉，四周围着高高栅栏，加之乌漆漆的天色，眼前景象愈发骇人。

梧莫心中顿了一顿，自觉好笑：这牢狱之内如此森严，岂是她想入便能入得了的？即便是避开了居所的侍卫耳目，但此处终归是逃避不开的。

欲见樊谦，许是比登天还难。

她立在不远处的长巷巷口，一戳就是好久。靴子上覆着的白雪融化成水，层层棉布抵挡不住，双足被雪水浸润，冰凉寒彻，冻得脚趾已无任何知觉了，梧莫仍是发愣似的戳着。

终于，那地牢门前路过一看门的侍卫，提着大红灯笼打着哈欠。她到底是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机会，为了见樊谦，哪怕被拒也得试一试。

梧莫急步走上前去，轻轻拍了拍那侍卫的肩。小侍卫正昏昏欲睡，此刻被惊得一跳，见眼前只有一人，又看不清斗篷下的容貌，便壮了壮胆子，吼道：“何人至此，此处是牢狱重地，来寻死的吗？”

梧莫脱下斗篷的帽子，风雪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卷着鬓角墨发随风轻扬，偶有雪粒子击打在脸颊上，微微发痛。她露出真容，发上凤钗便是皇后之标志，再冷冽启唇：“本宫有要事要见人。”

那侍卫大吃一惊，浑身铠甲碎抖动一声，他急急忙忙跪在雪地里，请罪道：“微臣有眼不识泰山，娘娘请进！”侍卫说罢，便伸手将梧莫往牢狱门中指引，似乎是应允她进去了。

梧莫心下怔了一怔，心想，原来要进这刑部大牢之门，只要以皇后娘娘身份压一压他们便可。思量罢了，她便急匆匆进了刑部，刑部当中倒是灯火通明，四方桌椅整齐，以供皇室随时审查犯人。

梧莫望了望四周，灯火通明，不知怎的，总觉得哪里颇为奇怪，但想了半天，也没个结果。梧莫便朝那弓着身子不肯直起腰来的侍卫道：“本宫要见樊谦王爷，带本宫前往。”

那侍卫闻声，疑惑不解地抬起头，奇道：“禀报皇后娘娘，樊谦王爷不在刑部大牢。您若是找王爷，该去王爷府……皇后娘娘是不是找错了人？”

梧莫一惊，心下只一句话：不好，中计了！

果真，她方才想完，刑部一侧山水绢丝屏风后便倏忽走出来一人，威风凛

凛、身姿卓越，眉目若剑、器宇不凡，身着玄色衣袍一袭，袍角迎寒风滚滚而动，腰间一貔貅翡翠玉坠一漾一漾随步履跳动着，那人从足至首完美无瑕，皆是冷峻若霜的姿态。

众人噤了声，齐齐跪下，由那人高高在上俯视众生——秦王炽磐！

“皇后，朕等你很久了。”

炽磐微微一笑，那笑眼角未弯，眸光还是冷清如秋的颜色，分明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。黑亮的金线龙袍席卷周身，他负手而立，没一处不散发出森冷气息，丝丝缕缕地蔓延周身，诡谲丛生。

方才的侍卫跪拜完毕，便自觉退下去了。

此刻，硕大的刑部大堂，明晃晃的烛光刺着眼，桌椅照旧齐整得毫无瑕疵，森严庄重，如重石压身般沉重。现下，唯有炽磐与梧蓂二人对峙着，屋外天更亮了些，可人心未亮。

梧蓂一声不吭地站着，目光垂落在足上，看着湿漉漉的靴子，默不作声，任由炽磐盯着自己。炽磐盯得她自觉皮肉都要烧起来一般，火灼般炽热地痛。眼前充满暖意的光不再令人愉悦，此时她更喜欢黑夜，能将自己全全藏起来，黑色，安稳。

炽磐率先开口，照旧是熟悉至极的声音：“蓂儿，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辜负了朕对你的情义。”

梧蓂未作声，余光之中瞧见他寻了一个位置坐下，抖了抖龙袍，四平八稳地坐着，看不清炽磐的脸色，亦无法判断他是恼怒还是悲伤，更或是毫不在乎。

炽磐无声片刻，复道：“朕知晓你的苦衷，然这一回，不是朕对不住你，是你……你竟来找樊谦。你找他作甚？闻他入狱的消息，至于让蓂儿彻夜难眠以至于连夜赶来刑部吗？至于吗？”炽磐的声音夹杂着沙哑，但如若仔细分辨，更能听出其中有许些哭腔，似笑似哭，十分可怖。

屋外没有一丁点声音，风卷进大堂，在堂前门槛上覆上层层叠叠的白雪，没一会儿，就白了头。

不待梧蓂说话，炽磐幽幽叹了一口气，森冷道：“蓂儿跟随朕数载，没有人比朕更了解你。若不然，今夜你又怎会在此处遇见朕？想几个时辰前，朕还抱有一丝希冀，心底惦记着夜这般深，看样子蓂儿是不会来的，没想到最后一点希冀都被你亲手打破了。”说罢，他干涩地笑了两声。

梧莫闻听，终于按捺不住，站在那儿浑身颤抖着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你我向来是一样的，你待我如何，我自然如何。”

炽磐静坐不语，梧莫戳在原地亦是无语。

如此静默不知多久，耳边灌满风雪之声。这天未亮的皇宫，梧莫乃是头一回看见，耳蜗之中却阵阵轰鸣，闻炽磐的字字句句，只觉得心底又凉了半截儿。可是，样貌上却像是犯错的孩子，垂首戳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许久，炽磐呼出一口气，梧莫不知他心跳得厉害，双手抓着宽椅扶手直颤，憋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怒气与她轻声细语。

炽磐忽然问道：“你的心，还在朕这儿吗？”

他问得很轻，那声音轻飘飘击入心里，却激得海浪滔天，他生怕答案并非是他想要的，若不是他想要的，那他的这一问，无非是递给梧莫一把锋利匕首，让她亲手剖裂他的心。

孰知梧莫却爽快地答：“莫儿的心，当然是在陛下这儿的。”她心中想的是，为了复仇，心神何曾从活着的炽磐身上转移过？而炽磐终于舒了一口气，眼中神采恢复如常，只因他知晓，梧莫从来不会撒谎。可惜，两人之间的隔阂，却是如天堑幽深无际。

炽磐站起身，走起路来颇为艰难，看起来似乎病身未愈。之后，他凑近梧莫，目光之中带着病态，却稍稍喜道：“此事朕信你，莫儿不会与樊谦有所瓜葛，莫儿夜里来寻他，是不是只因他救过你的性命？莫儿善良纯真，不会与他有所纠缠，对不对？”

当初纯真善良的莫儿早就死了。

梧莫仰起头，毫不避讳地与炽磐对视，含着浅薄的笑意，眸子盈盈一弯，一派真实不欺的神情：“是，莫儿不会与樊谦王爷有任何瓜葛。只因他救过莫儿性命，莫儿于心不忍，又忧旁人说了闲话，故此，才于夜间匆匆赶至。”

如今，为了覆灭秦国，为了杀死炽磐，什么样的谎，什么样的事，她都说得出口，做得到。

炽磐笑了，笑得心满意足，但梧莫看得出，那眸光之中大抵少不了自欺欺人。也好，他能为她欺骗自己，到底是情义未散，只要未散，梧莫便有机会置炽磐于死地。

梧莫定定地看着他，忽地就泫然欲泣。

你看，我们原本是好端端的两个人，怎么就走到如今这鱼死网破的境地之中？这世间到底是怎么了，有情有义亦能说散就散，爱能生恨，恨能灭爱，你辜负于我，我再倒戈于你……何时起，我的心，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变化。

炽磐望着她眼圈晶莹的光泽，一把将她搂入怀中，那轻如燕的轻扑，对于病中的他而言，却是闷闷一股痛意袭来。他咬牙忍住，口中反而劝慰梧莫，喃喃道：“莫儿莫要哭，咱们回宫，咱们回福珑宫。日后，朕再不会对不住你，朕发誓！”

“好。”

她的泪从那谎话脱口而出时便幽幽坠落，滴落进墨色地砖上，溅开一朵黑色水花。

而此刻的樊谦，正被绑在那扇屏风之后，四肢全部被绑得紧紧实实，口中塞满了棉布，丝毫不得发声。方才，炽磐与梧莫的对话，字字句句灌入他的耳，他看不见，却听得见。他只知风一来，脸上格外凉飕飕的，似乎是濡湿了。

这一夜，无人真正欢喜，无人获胜。

梧莫随炽磐乘轿辇回到福珑宫，两人似乎重新和好。之后几日内，炽磐对她突然关心备至，他总在她耳边细细碎碎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，无非是惜凉湖结冰了，厚厚的可立人；降凰殿重新整修，此次不栽梅了，多进了两坛山泉水养莲花；小国进贡了新的布匹，听说颜色清奇，给她做衣料……

日复一日，炽磐变得格外温和，再不若往常欲恼便恼的模样，温柔得……简直奇怪！

时而，炽磐亦会不回福珑宫，听说是在书房落榻，但最多隔上一日，他必会回福珑宫与梧莫相见，日子仿佛回到初见时的温柔旖旎，而后宫其他嫔妃，皆成了摆设，就连连雁也毫无动静，像不曾来过秦宫国一般。

日子过得温和细腻，万般寂静，梧莫派人打探过，说是樊谦王爷果真在王府，只是被陛下禁了足，不得随意出入皇宫各处。梧莫欲见樊谦一面，看样子是难上加难了。

其实，炽磐不在福珑宫的夜里，他向来直奔刑部牢狱。

通过重重叠叠的牢狱之门，在积水横生的地上行走，污水打湿干净步履，乌黑潮湿的巷道紧闭着，青苔斑驳着。炽磐再次走进这里，就像是重新回到南凉时被关押日子，当初的恐惧之感横扫心间，几乎可以听见静悄悄的水滴声。

“滴答、滴答——”

最深层的牢房里，关押着一个重刑犯，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炽磐望着尽头深处漆黑一片的水牢，隐隐约约看见正中一个被吊起的人影，尽是颓圮之态。他淡淡旋开铁栅牢门，听见一阵铁链沉重摩擦声之后，他抬起头，极其冷峻道：“皇弟，朕来看你了。”

那人影浸泡在半截冷水之中，水池中水及腰身，衣袍漂浮在水面上，连墨发都披散开来，漂浮在水面上，似水藻一般，模样可怖。樊谦的脸色发紫，嘴唇苍白，面若死灰。双手双脚被禁锢在墙面上，半身浸在冷水之中，这彻骨寒冷的冬夜里，不知他是如何熬过来的。

樊谦闻声，欲睁眼，眼皮颤抖着，努力睁也无力睁开。他正在纠结着，一瓢冰水便泼在他早已僵冷的脸庞上，从发丝滑入全身，冰冷激得人止不住地发抖，那冷意也将他激得清醒。

炽磐笑得极度狠绝，深寒之中，话音缭绕其中，久久不散：“皇弟，朕来探望你，你怎连头也不抬？”

樊谦披着湿漉漉的发，形同鬼魅般勉强抬起头，声音沙哑不似活人，道：“你还来见我作甚？”

炽磐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皇弟莫要这般说话，朕可是彻夜难眠，才来寻你说说话。”

“呵，要杀便杀，何须多言！”樊谦说完这一句，浑身已经止不住发抖，突然就呕出一口鲜血，吐进污浊的池水当中，围绕着自身蔓延开来，污浊沾上发丝，变得更加污秽不堪，让人见之作呕。

炽磐凝望着他，不疾不徐地道：“若不是皇弟给朕先留了一个心眼儿，朕又怎舍得为难皇弟呢？你错就错在，碰了不该碰的女人。天下美女无数，偏偏要与朕争一个女子，若是还有今后，是不是得跟朕争夺一片江山？”

樊谦未说话，只狠狠瞪着他，像是受伤的狼龇牙咧嘴，防备似的望着炽磐，却毫无反击之力。他不能道明梧萸对他的情义，若不然，受害的便不只是他，还得连累梧萸。

第四十二章



未信赚人肠断曲

这种罪，樊谦宁愿一人咬牙死死扛下。

大抵逃不过一场一死了之的斗争，总好过连累梧蓁蹙这浑水同遭惨死。再来，依梧蓁的性子，定会替他报仇雪恨！

念及报仇雪恨，樊谦反而希望梧蓁可以静静休养生息，莫要在记住那些仇恨。女儿家柔弱，是要人保护的檐下花，怎好受风吹雨打？只希望梧蓁能够安然度过她的下半生便好。

炽磐踩着浮出水面的石阶靠近，一步接着一步，震得水面泛起涟漪，他缓缓靠近，从上至下俯视他，炽磐的膝与樊谦的头平齐，这等耻辱，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樊谦面前。他有多么高傲的人呀！怎受得了这样的耻辱？

“朕与你说话，你在想什么？心不在焉的样子。”炽磐慢慢靠近，蹲下身子，捏住樊谦的下巴，手中是冰冷柔软的触感，如同触摸死人一般。

他那威慑天下的声音幽幽传来，以及手中那足以捏碎下颌骨的力气，再次让樊谦游走的心思收回体内，神色多了七分清醒。

樊谦望了他一眼，眼前人陌生又熟悉，更多的感觉是厌恶，比厌恶一潭污水更强烈。樊谦垂落眼睑，面色苍白而冷峻，凛然道：“倘若折磨我能削减你的心头恨，我便随你处置。”

炽磐呵呵笑出声来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’，又或是

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’？”直到他笑完，肃穆了神色，又徐徐道：“朕未曾想过为难于你。”

这一回，樊谦突然笑出声，墨发如孔雀开屏一般披散在水面上，随着涟漪颤动起来，半合的眼眸突然睁大，仰天长啸，道：“是吗？当初我们并肩作战沙场，是谁出卖了我的消息，将我丢入那龙潭虎穴之中，若不是父王机警，霎时将我从贼人包围之中搭救出来，我又怎能存活至今！又是谁在父王面前将我几欲逼上荒山野岭，竟叫父王劝我归隐山林。炽磐啊，你炽磐真是好大的能耐！”

他最后的话音，带着剧烈的痛与恨，震得潭中水波荡漾，却震不动炽磐心中一念。

炽磐仍是不惊不慌的模样，王者气度始终未失。他就那样看着樊谦，盯住他的眼睛，唇角牵起轻薄的笑意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樊谦，究竟是谁，杀了朕的母妃。杀了母妃，还想杀朕的，究竟是谁？”

原来，早在炽磐前往南凉作为质子之前，樊谦的母妃便加害炽磐母妃致死。这件事，梧莫从头至尾都不知晓，怪不得，炽磐看见梧莫腕上那与母亲几乎一模一样的赤色桃花纹胎记，就那般动容，许是对于梧莫的情义之中，也夹杂着对母妃的念想。

炽磐爱梧莫，却不是纯粹的爱，其中一半竟是替代。爱一人，竟爱到这种扭曲的地步，真可怕。

樊谦双眸瞪大，一瞬间血涌上脑，呼吸短促，脸色憋得铁青。仔细望过去，才发现樊谦的脖子正被炽磐一手掐住，眼睛充血，血丝弥漫包裹着眼珠，阴森可怖。

“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活着，你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！那样的女人生下的畜生，该死！”炽磐怒道。

樊谦不能呼吸，几欲要气绝身亡之时，被炽磐一手将他脑袋狠狠摁入水中，于那污秽池中剧烈地呛了好几口污水。

片刻，炽磐终于撒手。樊谦勉强抬起头时，睁开的眼睛当中唯有眼白能见，几乎看不见瞳仁了。他差一点就死了，但是，他还活着。

炽磐一手狠狠掀起他的发，逼他抬起头看向自己，朝他狠狠说道：“朕不想杀你，朕要你眼睁睁看着这天下，没有你母妃一丝一毫的位置！”

整座水牢之中，只缭绕着樊谦剧烈咳嗽的声音，咳到快吐血的地步，嗓子中

腥味冒出来，于是，四周皆弥漫起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

过了良久，樊谦终于缓过一口气，手脚被冰凉的铁链吊起，浸在池中的腿脚恐怕早已废了，他只垂首气虚说出一句话：“我还以为，你当真是为了她才动怒……”

炽磐明显一怔，直起身子攥紧拳头，背过身去，怒道：“朕与她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个外人插手！你就安心待在这水牢之中等死吧！朕会派人好好伺候你！”说罢，他便沿着来时的石阶离开，留下樊谦一人在此，遭受无尽的折磨。而炽磐又丢下一条严令——不许樊谦死亡。

两人之间恩怨未了，他们同生共长，虽恨之入骨，却又牵系着血缘之情。其中恩怨情仇，皆堆积在炽磐一人肩上，母妃的无辜死亡、秦国的覆灭、南凉人对他的欺辱，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他无法忘却仇恨。但是，他亦下不了手。

空荡荡的阴森水牢里，漆黑笼罩天地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樊谦颓废地吊在水中，背后是钉墙，只扎他半分，又刺不死他。生不如死地折磨着，就像当初炽磐母妃的死，那么惨烈，如今悉数偿还！

樊谦却不觉得苦涩，单单摇头失笑，兀自朝着漆黑浑浊的空气呢喃着：“哥哥，你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为什么不杀了我……为什么不杀了我呢？呵呵……”

只是造化弄人。他已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梧蓂却还以为他正在王爷府里按兵不动。

这深宫之中，还有谁是真心相待？原是不浊的心，也生生逼迫成鲜血淋漓的模样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这种话，本就是说给佛祖听的，凡人怎能听得进去？那些仇恨不报，并非善良，只是懦弱。

那夜，炽磐神色如常地回到福珑宫，继而安稳睡下，仿佛何事亦未发生一般。

之后半月，气候逐渐转暖，乍暖还寒，梧蓂搬回降凰殿居住，那儿的建筑是愈发简易了，梅花树未栽，搬来几个大水缸，专门用来养青色水莲。而梧蓂愈发不喜那些娇嫩的花蕊，始终等着王爷府的消息，却一直查无音信。

宜桃每月都会去内务府取新茶回宫，每一回，都会打听打听王爷府的消息。直到一日，有一小厮分茶时突然唤住宜桃，他仔细瞧了瞧宜桃，才神秘莫测道：“姑娘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儿？奴才曾经见过你一面，或许姑娘不记得了。”

宜桃以为是喜欢搭讪的小厮，正欲扭头就走，孰知那小厮继而唤住她：“姑

娘留步，王爷出事了，不知皇后娘娘可晓得。”

宜桃心下一惊，再瞧周围其他宫婢，皆领茶走人，堂中唯此二人，她便收起了怀疑，小心翼翼凑过去：“皇后娘娘在宫中安稳着呢，听说樊谦王爷在王爷府禁足。”

那人相当自来熟，一边铺开那些零零散散的茶叶，一边抖落着竹箴道：“姑娘这是听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瞎说呢？奴才日日往王爷府送茶去，这几日都不许我去送，偷偷一问，才晓得王爷被关进大牢里，到现今亦有一月半月了，结果连个人影也不见出来。恐怕，恐怕是在牢里头……”

这下子宜桃愣住了，梧莫连夜前往刑部，难不成反倒是在被陛下给骗了？她想了想，总觉得这说起来，像是并非能轻信的话语，而且指不定是眼前的小厮在挑唆是非。

念此，宜桃瞪了他一眼，厉声驱他：“收拾你的茶叶去，王爷的事情哪里由得你信口开河了，小心掉脑袋！”

那小厮急了，想必亦是个好事者，匆匆道：“姑娘是当真不记得奴才了，奴才曾上门给樊谦王爷送茶，见过姑娘和皇后娘娘在一块儿，那时候皇后娘娘的降凰殿还未着过火呢！”

“哦？”宜桃抬头仔细看他一眼，着实有些眼熟，便定了定神道，“那你说的，可都是实话？”

那小厮拿出布袋收拾茶叶，啐了一口唾沫，道：“奴才骗姑娘作甚？若是骗你，天打五雷轰！樊谦王爷的事咱可不敢乱说，只是他不收咱这茶叶，今年收成又不好，奴才从外头寻来的君山银针都快坏了，还不见王爷回府采购，这不是心里头着急嘛！若是皇后娘娘知晓，或许能帮上一点忙呢。奴才就猜，定是皇后娘娘不晓得此事，才叫王爷在大牢里待到现在！”

宜桃闻他说得这般严重，心头血一下子涌上半截，赶忙抱着茶篮子往回跑，边跑边道：“今日有劳你了，日后来降凰殿找我领赏钱！我还有些急事要办，得空再见！”

说罢，宜桃便溜烟地奔回降凰殿。

梧莫见她气喘吁吁地回来，一路茶叶零零散散撒了大半，竟也不觉不觉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这是怎的了？像是被老虎撵回来似的，还是被踩着狐狸尾巴啦？”

宜桃站在屋里，满屋清神醒脑的檀香幽幽飘浮着，她急促地喘息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勉强抬起头，一本正经望着梧莫，忧心忡忡道：“娘娘，宜桃方才听收茶叶的宫人说，王爷府已经一月左右未收新茶。而且、而且还听说，樊谦王爷被抓进牢里去了！”

屋中弥漫着茶叶香，与镏金小炉之中的檀香混合在一起，凝聚成奇异的清香，香料味缺了清薄，更重了三分味道。

梧莫的笑意尚未来得及消退，顷刻凝固在嘴角，笑容僵硬成苦涩的神情。

她浑身猛地一怔，双手骤然攥紧，急急拍案而起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宜桃颇感焦急：“娘娘，此事好像是真的，那厮不像是个骗子。他句句恳切，似乎、似乎被骗的是咱们！陛下有亲口告诉娘娘，樊谦王爷不在狱中之事吗？”

“这……倒是没有，当时，我只听见领我进刑部的侍卫顺口说了一句。”梧莫喃喃自语着，心头火烧火燎，脑袋嗡的一声乱了，眼下事情太多，积在一块儿像打翻的五味碟子。

这些时日，梧莫好端端在降凰殿住着，却不知樊谦正饱受牢狱之灾，眼前是糕点清茶盘盘樽樽、青瓷香酒，她照旧荣华富贵，而樊谦恐怕是见也见不到了。梧莫的心骤然一冷，仿佛掉进冰窟般深寒。

然，此事究竟该相信谁，还是一个疑题。

宜桃见梧莫失神，又着急唤她回神，道：“娘娘，娘娘，不若咱们去刑部瞧一瞧？”

不待梧莫反应，宜桃又自顾自地摆摆手，蹙眉道：“咱们不能去！若是去了，又引得陛下疑心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就算樊谦王爷当真身处牢狱之中，凭咱们手无实权的能力，救樊谦王爷出狱，岂不是比登天还难？”

梧莫望了望宜桃，勉强张了张嘴，却未能发出一点声音。

屋内寂静良久，屋外冰天雪地，她似乎能清晰闻见冰冻的心丝丝缕缕碎裂开来的声音，脆生生的，裂开一道道冰口。

梧莫突然站起身，取过架子上的狐裘斗篷披上身，拿铜盖熄灭了炭火，直起身子缓缓开口，声音像是失尽力气，夹杂着满满当当的绝望：“不，我得去救他。”

宜桃见她要走，急忙凑过去拦住她，捉住梧莫的衣袖，焦心道：“娘娘！您